

安徽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专刊之

杜甫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外埠论文集
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主编 / 吴怀东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工部詩史舊集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
少不羈一天寶中
不羈以右衛將軍
獨
左
長安
門人則絳州有龍門公自秦赴同

安徽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专刊之一

杜甫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
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主编 / 吴怀东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甫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吴怀东主编.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7-5650-4452-6

I. ①杜… II. ①吴… III. ①杜甫(712-770)—人物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4847 号

杜甫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吴怀东 主编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9年3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话	总编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张	31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537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安徽昶颀包装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4452-6

定价: 6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前 言

新一年开始了！经过与论文作者的反复沟通并一一获得授权，前年10月在安徽大学举行的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终于迎来出版的时刻。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内容与艺术的丰富与深刻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是十分罕见的，不仅其后诗歌史的发展深受到其影响，也是从古到今诗学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当今，在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杜甫诗歌作为古代的文学经典进一步散发出其巨大的精神魅力，和其他经典作家研究一样，杜甫研究也呈现出新的开拓、新的景观。参加本届中国杜甫研究会年会的近七十位专家以及会上交流的论文、发表的高见都证明本届会议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盛会，会议论文充分展示了杜甫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向：旧话题得到新的解释，学科壁垒的突破使传统的问题得到更有力的阐释，新资料如出土文献的使用引出新命题，新的价值观念引发出的问题，诗歌艺术研究也渐趋精深。胡可先教授撰写的《杜甫研究的新趋势——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学术总结》（《杜甫研究学刊》2017年第四期）和唐宸、刘一撰写的《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见本书附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本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参加本届会议的学者中，既有知名的杜甫专家，还有一批杜甫研究的新生力量，既说明杜甫研究的特殊魅力，更反映了杜甫研究后继有人、青出于蓝。在这次会议上完成了中国杜甫研究会的换届，为《杜甫全集校注》撰稿并组织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山东大学张忠纲教授因年过七旬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会长，大会经过选举，推举年富力强的西南大学刘明华教授担任新一届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增补了副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相信在刘明华会长的带领下杜甫研究也将“走进新时代”。

此刻，作为此次会议主办单位的代表，我要郑重表达感谢：首先，要感谢专家们积极参与会议并发表高见，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莫砺锋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秘书长查屏球教授和中国杜甫研究会张忠纲教授、刘明华教授、刘锋焘教授、葛景春教授、胡可先教授、聂大受教授、郝润华教授及华南师范大学蒋寅教授、台湾大学欧丽娟教授、台湾中山大学简锦松教授、香港大学陈岸峰教授、复旦大学周兴陆教授、鲁东大学陈冠明教授等，都是在百忙中拨冗莅临安徽大学；同时，我要感谢专家们授权将论文或论文摘要给我们公开出版，因为本

论文集作为我们大学文学院创刊三十多年的专门刊物《古籍研究》的专刊出版,也是为《古籍研究》增色。另外,我要感谢为这次会议做了大量联络工作以及为本论文集做了很多编辑工作的唐宸博士、刘一博士,感谢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领导和杰出系友朱移山博士的大力支持。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永远定格在2017年的金秋,但是,会议交流的成果将汇聚在这本《杜甫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并将通过这本可触摸的纸质书页进一步传播而对杜甫研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吴怀东

2019年1月20日于合肥

目 录

一、杜甫生平研究

- 杜甫与唐代京兆韦氏关系述论（摘要）…………… 胡可先（001）
- 何邕夫妇墓志考释及杜甫与之交往本事探微…………… 王 伟（003）
- 杜甫母系家族新资料初探…………… 郭海文（015）
- 杜甫之子杜宗武事迹新考
——以任华《送杜正字暂赴江陵拜覲叔父序》为中心的考察（摘要）
…………… 孙 微（027）
- 杜甫生平再考二题…………… 曾晓云（028）
- 微臣、人父与诗人
——安史之乱初杜甫行迹考论…………… 查屏球（037）
- 杜甫由陇入蜀行踪遗迹考察记…………… 左汉林（048）
- 从勇力、儒学兴宗到以文传家
——论杜审言、杜甫对其家族传统的变革与发展及其原因… 胡永杰（059）

二、杜甫诗歌研究

- 文学史视野中的杜甫排律（摘要）…………… 莫砺锋（077）
- 杜甫的吴体诗与七言拗律的界限…………… 葛景春（078）
- 杜甫歌行体咏物诗的艺术特色（摘要）…………… 赵 化（084）
- 杜甫七律的时空间隔与诗体复变（摘要）…………… 郝若辰（085）
- 杜甫乐府诗的体类特征…………… 吴淑玲 韩成武（086）
- 杜甫的绝望与觉悟（摘要）
——以一组病树诗为中心…………… 蒋 寅（098）
- 杜甫《秋兴八首》的思想与结构及其在七律上的地位…………… 陈岸峰（099）

论杜甫的节气、节俗诗	王辉斌 (124)
统体浑成 尽空作者	
——杜甫《蜀相》解读	宋恪震 (133)
“诗圣”或曾咏牡丹 (摘要)	
——杜甫《花底》诗小议	路成文 (138)
“韩十四”考释 (摘要)	赵望秦 (139)
杜诗释地辨疑三题 (摘要)	陈道贵 (140)

三、杜集整理

杜甫《垂老别》诗中“孰知”非“熟知”辨

——兼论“孰知二谢将能事”与“孰知江路近”句中的

“孰知”一词

王朝华 (141)

实见与辨伪

——《同谷七歌》非杜甫所作 (摘要)

简锦松 (148)

《杜鹃行》入伪杜诗的文献考辨与文本考察

陶成涛 (149)

《杜甫全集校注》纵横谈 (摘要)

张忠纲 (157)

《杜甫诗选注》作者、编辑互动述略 (摘要)

李俊 (158)

四、杜甫接受史研究

杜甫及其诗歌的当代影响

——以交往诗为中心

赵天一 (159)

“杜韩”并提的发展历程及其学术史意义

查金萍 (169)

唐代“极玄”诗学体系中的杜甫 (摘要)

欧丽娟 (180)

孟启《本事诗》“诗史”说新探

吴怀东 (181)

唐诗选本与李、杜诗歌的经典化

——以唐代至明代唐诗选本为例 (摘要)

丁放 (197)

《杜甫资料全编·唐宋卷》整理札记 (删减本)

刘明华 (198)

杜诗赵次公注引小说校正 (摘要)

郝敬 (203)

元代题画诗中的杜甫形象	綦 维 (204)
从版本角度看范德机批选李杜诗的真伪问题 (摘要)	唐 宸 (211)
元明杜律选评本沿袭现象述论 (摘要)	汪欣欣 邓骏捷 (212)
明代杜诗学中的“大家”论争	张慧玲 (213)
论《读杜诗愚得》的杜诗阐释及其创获	王燕飞 (225)
明末清初遗民严首升的杜诗接受	占如默 (234)
钱谦益注杜的前后比较及其心理研究	李杰玲 (253)
《凿石浦志》: 杜甫湖湘诗地域研究的重要史料	曾绍皇 (262)
论朱鹤龄《杜诗辑注》对杜诗地理的考证	周金标 (276)
“沈宋为正始, 老杜为变格” ——论虞山二冯的诗歌评点及近体诗周期发展观念 (摘要)	刘 一 (286)
从王士禛文集与诗话看杜甫诗观	黄一玫 (287)
清代集杜诗述论	杨海龙 (299)
论《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之注解成就	聂巧平 (311)
也谈历代对杜甫的负面性评价	吴中胜 (323)
知是鸾声是风声? ——试论吕碧城对杜甫诗歌的追摹与依违 (摘要)	束 莉 (334)
民国文学史著作中的杜甫评论 (摘要)	孔令环 (335)
“非战”论与现代杜诗学 (摘要)	周兴陆 (336)
杜诗排行榜及其传播与接受 ——基于对 20 世纪以来杜诗选本的考察	郝润华 (337)
灵魂深处的强烈感受 ——程抱一先生的杜诗研究	赵睿才 (366)
从现实之维到超越之维 ——杜甫对当代时事诗创作的启示	程 瑜 (379)
《全唐诗词语通释》的杜诗体现	陈冠明 (388)
日藏本《内阁批选杜工部诗律金声》考辨 (摘要)	杨理论 (398)

诗圣传千古，东瀛有知音：《杜甫全诗译注》述评

——兼论《杜甫全集校注》《杜甫集校注》与

《杜甫全诗译注》的异同 李寅生 (399)

他者视野下的中国文学史域外书写中的杜甫形象再审视（摘要）

..... 周 睿 (405)

近三十年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综述 沈文凡 徐婉琦 (406)

五、杜诗文化研究

杜甫引《易》诗的思想意蕴 聂济冬 (414)

杜诗对长安文化的多维透视 张 倩 刘锋焘 (423)

杜甫的陇右行吟与地域文化价值及现实意义 聂大受 (433)

苏轼书翰杜诗研究 刘重喜 (445)

别样情怀：杜诗及其书写（摘要） 张家壮 (460)

文翰双美：唐宋杜诗书法史论要（摘要） 赵 瑞 (461)

杜甫诗歌中的“经济意识”略论 鲜于煌 吴 洪 (462)

论杜甫的居室审美观 陈 杨 (467)

杜甫行踪遗迹考察日记（摘要） 张忠纲 (474)

附 录

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 张忠纲 (475)

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 吴怀东 (478)

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闭幕式上的致辞 刘明华 (481)

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杜甫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 唐 宸 刘 一 (484)

杜甫与唐代京兆韦氏关系述论(摘要)

胡可先(浙江大学中文系)

摘要:杜甫《赠韦七赞善》诗原注曾引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是对韦、杜家族的称誉和标榜,杜甫与唐代韦氏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检讨杜诗,其与韦氏交往者多达三十首,其中与韦济等人的交往诗,不仅是杜甫思想、心志和生活的映现,同时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成为千古佳作。京兆杜氏家族与韦氏家族,又是中古时期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并传承已久的关中望族,望族之间的联姻也是当时文化的特殊现象,杜甫家族与京兆韦氏的婚姻,也可以通过杜甫的诗文和新出土的珍贵文献加以钩稽。一、就婚姻而言,杜甫家族与韦氏家族存在着多层婚姻关系。新出墓志中见到杜甫先世与韦氏家族的婚姻者,有两对鸳鸯墓志。杜甫有《元日寄韦氏妹》诗,所谓“韦氏妹”,即是杜甫之妹而嫁于韦氏者。这首诗是杜甫安史之乱时陷于长安之作,其妹所嫁之韦氏姓名虽难以确考,而有关其地域出处,则能够在诗中得到线索。二、韦济与杜甫的生活与创作。检讨杜诗,其与韦氏交往者多达三十首,其中与韦济等人的交往诗,不仅是杜甫思想、心志和生活的映现,同时以其高超的艺术水平而成为千古佳制。三、杜甫与韦见素族人之交往。杜甫有《上韦左相二十韵》诗,题注:“见素。”这首诗是杜甫干谒韦见素,希望其汲引之作。杜甫有《送韦郎司直归成都》诗,“韦郎”为韦津,《赠韦赞善别》《赠韦七赞善》诗,此“韦赞善”亦为韦津,都是韦见素族人。四、杜甫与画家韦偃。杜甫与画家韦偃有着亲密的友谊,留下了两首《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戏为韦偃双松图歌》著名诗篇,既表现出杜甫对于韦偃的称颂,也体现出杜甫对于绘画独具审美境界,同时杜甫的诗作为探讨韦偃的绘画世家在唐代的传承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杜甫题韦偃之画,也得到后人的高度称赞。五、杜甫与韦迢交往的意义。因为杜甫晚年与韦迢关系密切,故而杜甫子孙和韦迢子孙也应具有一定的联系。韦迢之子韦夏卿曾担任过宰相,而其女韦丛嫁与著名诗人同时是政治家的元稹,而杜甫之孙杜嗣业能够请求到元稹撰写《杜君墓系铭》,很有可能就是杜嗣业通过韦丛而请求元稹的,若如此,聚讼千年的李杜优劣论这段公案,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到杜甫与韦迢的交谊。六、杜甫与吏隐文人韦讽。杜甫与韦讽交往的诗歌共三首:《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杜甫与韦讽一同欣赏曹霸的画马图,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事情,一位著名诗人和一位吏隐文人在绘画的审美和观赏方面得到了契合和融会,无疑也是一种人生境界。七、杜甫晚年与韦之

晋。杜甫晚年生活与经历都较为复杂,不少方面学术界尚未弄清,通过杜甫赠韦之晋《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诗,可以进一步揭示杜甫晚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总之,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杜甫交往诗相印证,以发掘杜甫与京兆韦氏的关系,可以从特定的层面呈现出杜甫的生活状态和文学创作历程。

(载《复旦学报》2017年第6期)

何邕夫妇墓志考释及杜甫与之交往本事探微

王 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何邕及其妻李氏墓志近年见于长安城南高阳原。何邕是杜甫寓居成都期间交往的重要地方官僚之一。何邕祖籍淮南庐江,隋末迁居阆州,擢第后长期担任温江尉,对于《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柩木栽》一诗以往注本多云其为绵谷尉,显误,当以温江尉为是。结合相关背景,《赠别何邕》一诗并非是何邕赴京时送别而作,而是何氏因平叛有功而赴畿辅扶风县丞时所作,创作地点是在成都。何邕在宝应之后的任官,反映出中唐士人任官的新动向,并由此见出中央力量对地方社会力量的分解与蚕食。

关键词:何邕;墓志;碑文考释;杜甫交往;本事探讨

东汉以降,碑碣云起,虽因“世立私碑,有乖事实”而屡禁之^①,然习尚所趋,流风难替,至南北朝隋唐渐为巨观。于墓志价值,吴均《齐春秋》尝云“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言、卒葬日月、其子孙大略,勒石加盖,埋于墓中,以防异时陵谷变迁”^②,《封氏闻见录》卷六引王俭《丧礼》亦云:“施石志于圻里,……欲后人皆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德者,但记姓名、历官、祖父、婚姻而已,若有德,则为铭文。”^③对逝者信息的保存,本来出于对永生世界的良善愿望,但因多有重要文、史人物隐名其间,故虽经风雨侵蚀与牧童樵夫毁伤沦替,并处灌莽蛇豕之区,然幸得存者,又为后世研究提供宝贵材料。碑志之学,渊源甚早,隋人已肇启先端,如苏州释生诵读诸碑志及古导文百有余卷^④。史、汉注家司马贞、张宴等亦尝举碑论史。五代王溥尝聚石本三千余方撰为《琬琰集》,而杨文公《谈苑》则开欧阳修《集古录》、陈思《宝刻丛编》之先河。宋时碑碣多未磨泐,故欧阳修云:“余少家汉东,天圣四年(1026)举进士,赴尚书礼郎,道出湖阳,见此碑立道左,下马读之,徘徊碑下久之。后三十年,始得而入《集录》。盖初不见录于世,自予集录古文,时人稍稍知为可贵,自此古碑渐见收采也。”^⑤欧公此语似有矜夸嫌疑,因为此前亦有学者荒林

① 沈约:《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9页。

② 吴均撰,黄奭辑:《齐春秋》,知不足斋丛书影印本。

③ 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录校注》卷六,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6页。

④ 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三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210页。

⑤ 欧阳修著,邓宝剑注:《集古录跋尾》卷二《后汉樊常侍碑》,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败冢、穷漠深山采碑石入史的记载,如秦人李斯碑刻多被后世史书采信,然质实言之,有意识、大规模地整理碑刻文献确自欧阳修始。其在《集古录》中,不仅摭拾古碑,还将其运用于谱学、书学、史学与文学各领域,为后世金石学擎划疆域。兹就文学而论,其认为碑石可校诗文,云:“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及后集录古文,得韩文之刻石者……,以校集本,舛谬犹多,……盖由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①稍后,赵明诚又继之云“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失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②,从欧阳修至赵明诚,以石补史之传统渐次建立,并为后世采诗治诗洞开法门。“《昌黎集》大行于世,而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号善本,世多取以为正,然时时得刻石校之,犹不胜其舛缪,是知刻石之文可贵也,不独为玩好而已。”^③韩愈诗文之得以完备,欧公碑石之功可谓不小。受其风所扇,宋后对于碑石与文学之研究渐为学者所重。近人柯昌泗《语石异同论》卷六云:“杜诗《过洞庭湖》为集外诗,见吴若本。洪玉甫云:‘有人得之江中石刻。’《潘子真诗话》云:‘山谷在蜀,见石刻有唐人诗,以杜老‘酒渴爱江清’为韵,人各赋一诗’此诗,《文苑英华》收为畅当作。后人遂据石刻以补入草堂逸诗文,其为益也大矣。唐人碑志,多能补集部者。”^④20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一批有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与作品的材料逐渐引起文史学界关注。其中就杜诗研究而言,除了传统的诗文评论、作品点校外,利用墓志考补杜诗也渐为趋势。其中此类成果较著者有陈尚君、胡可先等先生。陈尚君先生《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一文中,特列“新出石刻与文学文献考订”一节,在其中他针对清末以来先后出土的杜甫叔父杜并之墓志、杜甫朋友苏源明之墓志、韦济墓志、阳济墓志,联系诗文,考辨其家世与交游,颇具胜意^⑤。胡可先先生《出土墓志与杜甫研究》一文则利用近年面世的郑虔、苏源明、崔尚、魏启心、韦济、郭纳、郑审等人碑志,与杜诗交相印证,于考辨交游、作品系年诸方面,多有创获^⑥。谢思炜《唐代葬法与杜甫

① 欧阳修著,邓宝钊注:《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85-186页。

② 李清照著,黄墨谷辑校:《重辑李清照集》卷六《金石录序》(赵明诚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32页。

③ 欧阳修著,邓宝钊注:《集古录跋尾》卷八《唐韩愈黄陵庙碑》,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187页。

④ 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语石异同评》卷六,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97页。

⑤ 陈尚君:《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见《贞石论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⑥ 胡可先:《出土墓志与杜甫研究》,《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17-27页。

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则着重对杜甫所撰先妣墓志进行社会文化研究^①。此外,亦还有多人对碑刻与杜诗研究之意义多有阐发。然在这些成果之后,与杜甫有关的墓志仍继续涌现,其中何邕夫妇两方墓志在西安市长安区高阳原的出土就是近年面世且与杜甫相关的重要墓志。乾元二年后,杜甫入川,与何邕多有交往,现存杜诗中曾有杜甫写与何邕的诗歌两篇,其对于杜甫入蜀之后的生活及诗篇系年亦有助益。陈尚君先生针对此碑和杜甫《赠别何邕》一诗云,“诗题中未提官职,此诗的作年及寓意一直难有确解,今得此方墓志比读,应该是杜甫奔走两川时期所作,而非写于入蜀之初”^②,结论大致妥当,但也还留有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余地。职于此,本文以何邕及其夫人李氏两方墓志内容为基础,对传统说法予以辨析,对诗歌系年和何邕宦迹进行考辨。

一、何邕墓志及宦迹考订

何邕是杜甫入川之初交往甚密的地方官员,其墓志录文如下:

唐故剑南东川租庸盐铁使刑部郎中兼侍御史何公墓志铭

公讳邕,字季友,其先姬姓,周成王少子。庖食邑于卢。其后,以何命氏,世为庐江潏人也。逮隋末,子孙避地于阆中西水,因而家焉。祖处士、文林郎叡冲,字少海,不佞荣禄,高尚其事。考殿中侍御史涣,字千里,以秀才登科,旋而结绶,风姿杰出,墙仞是高,持斧声雒,清飙远路。中朝英达,皆相友善。公即千里之子,袭世为儒。天宝中,孝廉擢第,调补秘书省校书郎,未,经考秩迁成都府温江县尉。乾元中,剑南节度使崔公籍公高名,屈佐戎幕。属武将背叛,以公筹画,不日而定。诏除凤翔府扶风县丞,以报功也。元年春,属□□二圣山陵,除大理评事,摄监察御史,充□□山陵判官。万机之剧,非公□济,公实济之,遂迁拜监察御史,充淮西转运使。广德初,转殿中侍御史,充江淮南三道转运使。名威郡邑,风动江湖。国赋丰盈,实籍心计,遂拜京兆府司录参军。从容府庭,剧繁不挠,六曹自理,僚友嚮方。□□蓝田县令,当聚敛之秋,为仁恤之政,忘躯犯上,人获小康。由是迁太子司□郎兼侍御史,□山南西道、剑南两川税青苗使,又拜仓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充剑南东川□□盐铁使。才望益高,朝野嘉之。除刑部郎中兼侍御史,依前充使,累践荣班,□□□德。呜呼,公有大名也,越轶今古。公有弘量也,苞括苍溟,静不违仁,动必□□。乡党服其行,朋友称其师,鄙万金之藏,赏一言之善。不处二过,蹈乎中庸,时议谓之君子哉!若人至于大,易简易之

^① 谢思炜:《唐代葬法与杜审言夫妻合葬问题——据杜甫〈卢氏墓志〉考察》,《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② 陈尚君:《穿越千年 静听石语——碑志背后的故事》,“中华书局1912”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

道。皇王清静之理,权变之要,祸福之几,靡不精达。顷又缮写典籍,周乎。部志帙矣哉。将期弼谐,□□□君□□,台座挥斤,疵疢布成元和,天胡匪仁,歼我良士,以大历十三年六月廿一日,歿于私第,享龄五十有七。闻者雪涕,识者痛心,况平生亲友乎!夫人李氏,配德成家,号恻晨夕。嗣子袞,早闻诗礼,哀毁过度。呜呼!生尽于□,君歿犹恋。□阙属纆之日,俾葬亟□,忠为令德,又可嘉矣。以建中元年十一月廿四日窆于长安县高阳福阳乡修福里,从理命也。铭曰:

天降元醇,诞乎茂德。静酌化源,动为物则。言无枝叶,识辩通塞。
卓立人群,瑞我王国。嵩华苍然,蒸云喷烟。方名可久,比德犹騫。
心机一发,月照长川。卷舒不昧,喜怒宁迁。为儒终匿,立行能臃。
直而容众,义贵于光。彼苍者何?大□生死。徒伤电谢,莫测神理。
哀彼良人,亦云已矣。痛感朋友,悲喧闾里。永讫□无,空传杞梓。

大理司直陈太阶撰,侄梓州郫县主簿士衡书

上述文字由本文作者录自墓志拓片,拓片见《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二〇一五》^①。据墓志所述,何邕祖籍为安徽庐江,值隋末江淮丧乱,入蜀避乱于阆中,至中唐前期,约一百五十余年,祖孙三代均居、宦于此,承继关系清晰不乱。邕祖何叡冲,闲居乡里,不慕荣禄,以处士自守。墓志记其为文林郎。文林郎置于隋,取北齐征文学之士充文林馆之义,此后历代因之^②。至唐,文林郎成为从九品的文散官^③,乃专为褒奖有才德而无职官者所设之虚衔,可见何叡冲虽初到阆州,但在当地亦建立起一定社会影响。嗣后其子何涣进士及第^④,或与其崇尚文化不无关联。何涣风姿挺出,及第后与一时英达皆相友善,官终御史台侍御史,位列台宪。然检赵钺、劳格所撰之《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碑阴与额题均无何涣名号,故可据邕志以补。何邕即涣子,行第无考。以碑文所记,其卒于大历十三年(778),享年五十七岁,故可推知其当生于开元十年(722)。志文记邕天宝中孝廉擢第,天宝共十四年,若以天宝七年(749)为中,则其当在二十七岁前后及第并登进仕途。唐人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故何邕已少于唐人中举的平均年龄,这或与其聪颖勤勉所致,亦与其家三世业儒的良好门第风气关系良深。嗣后,何邕先任秘书省清显之职,并于天宝末除温江县尉。温江与成都近在咫尺,亦与家乡阆州距离相近,故此次外放,便于其与乡里相照拂,也利于调用父祖积累的地方资源,延续家族地方名

① 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二〇一五》,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30页。

② 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三十四《职官十六》,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931页。

③ 刘昫:《旧唐书》卷四十二《职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84页。

④ 墓志云何涣以秀才登科,然唐秀才科停废于永徽二年(651),何涣在永徽后,其所谓秀才登科,亦即进士登科。

族基业。此外，何邕妻李氏墓志录文如下：

唐故刑部郎中剑南东川租庸使庐江何公妻陇西李氏夫人墓志并序

朝议郎行京兆府司录参军姜公复撰

有唐故刑部郎中、剑南东川租庸使、庐江何公邕之妻陇西李氏夫人，以贞元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寝疾捐馆舍于京兆府长安县崇贤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二。越八月十九日，归葬于福阳乡高阳原，从夫也。嗣子承务郎、前行凤翔府普闰县主簿士式，惧陵之变，号託为铭。呜呼！夫以夫人之族氏，著闻于世，故可得而书。夫人本姓鲜于，渔阳人也。以高叔祖匡绍，由太仆卿出牧于闾，夫人曾祖故简州长史讳士简，少孤，得慈于叔父，以爱从养，悦闾中而居之，今籍于新政三世矣。以烈考蓊襄公德于王，故赐姓李氏。祖讳令微，皇遂宁郡太守，赠太常卿、左散骑常侍。以履仁蕴德，实生夫人伯父讳仲通，举进士，官至京兆尹、剑南三川节度使兼御史中丞。次生夫人烈考讳叔明，举孝廉，官亦至京兆尹，剑南东川节度使兼中丞、大夫，尚书仆射，太子太傅，真拜左仆射，太子太傅致仕，封蓊国公，谥曰襄。襄公以仁德不违，娶于硤州司马，赠渠州刺史，弘农杨公讳英福之女郾国夫人，重有贞范，归生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曰昇，而次生夫人，夫人即襄公之长女也。既笄，归于刑部郎中庐江何邕，邦之闻人也，与兄据并有高称。天宝中，据以乡举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起居郎、库部员外、道州刺史。夫人既有子一人，有女一人，而何君歿，家牒行纪，载在前志，故略而不书。抑公复尝为蓊公从事，得与夫人之子婿故殿中侍御史太原郭曙游，则夫人之懿行，尝闻于郭。曰：爰自歧嶷，言从保传，不异观，不游辞，年既及笄，善以礼举，仪乎婉婉，色必庄正。宗人曰：是女也，是为女范也。其父蓊襄公、母郾国夫人，皆器而加慈。必有宾客祭祀之事，尝或有问，则敛辞气引内则以对，既而父母益所敬念。洎归于何，妇道日勤，夫党日亲，昼不施帟，宵必程作。迨何君歿，人吊之者，言及宗事则辍，喧其遗孤则辍，其余二奠哭而已。室老曰：是妇也，市委妇则也。既字其孤，居必仁里，祭必仁粟，导子以之孝，教女以之礼，未几而嗣子夭，夫人丧之，见宗妇哭，见宗人哭，见党之嗣哭。君子曰：是母也，是为母师也。于戏，夫人可谓贤至矣。而有年不及中寿，有嗣不及成立，胡然神乎，有知乎，无知乎？今也宗人以犹子士式主奠，亦以襄也视夫人犹母故也。女适郭氏，则故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太原郭曙之妻，奉夫人之慈训，得夫人之贞范，为郭氏之所称重，其有可叹者，所谓未亡人。今丧夫人之丧，号踊必绝，行道之者，闻皆伤之。铭曰：

自伯之终，首如飞蓬。莽忽晞露，桐亦凋风。胡然硕人，命之不融。

硕人伊何，矢死其行。妇仪母范，侔曹比孟。今也则亡，谁欤保正。

双剑会合，闾兹佳城。九原异日，同掩泉扃。寂寞千古，芳流此铭^①。

^① 胡戟，荣新江：《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3页。

据邕妻李氏墓志所载,李氏家族本姓鲜于,渔阳人。据《元和姓纂》卷五“鲜于氏”载,“后汉有京兆尹鲜于褒,魏志有太尉从事鲜于,后拜度辽将军。北齐有鲜于荣,领军将军,封夷阳王,叛右仆射。后周怀州刺史鲜于绪,生明,唐蒲州刺史、定襄公,生匡济、匡绍。匡济,左骑将军。匡绍,阆同河利四州刺史,生建业、建宗”^①,李夫人墓志仅及匡绍,之前未有言及,可据此以补,将鲜于氏族源上溯至东汉。“以烈考蓊襄公德于王”,故赐国姓。李氏曾祖鲜于士简,悦阆中而自北徙居之,后仕简州长史。嗣后其子令徽,宦遂宁郡太守,另子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颇读书,有材智”^②,尝厚结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采访支使,又常资给杨国忠,天宝时,官至京兆尹、剑南三川节度使兼御史中丞,居显要朝职,声名流播,为开元名臣。令徽子鲜于叔明即为李氏父。其名晋,于邵《唐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公经武颂》云,“自孝廉专经高第,再参环卫,累拜棘思,四迁柱史,连擢华省。宰洛邑,时号神明;牧商于,人歌父母。有诏加金商均房等州观察处置使,又入为京兆尹”^③。而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阴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少保神道碑铭》云,“公弟晋,字叔明。笃厚温敏,少以任侠闻,事公以悌,称与明,以信著,好读书而不为章句,精吏道而尤擅循良。再为法官,三秉天宪,二登郎署,一宰洛阳。……肃宗褒异,擢拜商州刺史,无何,超迁京兆尹”^④,后擢“剑南东川节度使兼中丞,太子太傅,真拜左仆射,封苏国公”。《元和姓纂》则云其“检校右仆射、剑南东川节度”^⑤,此与颜真卿《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阴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少保神道碑铭》则记其为左仆射,待考。大历末何氏乞赐宗姓,代宗许之。墓志云李氏自士简始振起家声,权掌枢密,指划百僚,声闻蜀中。据志云,“归生太子詹事兼御史大夫曰昇,而次生夫人”^⑥,故李氏乃鲜于数明之第二子。可见自士简至李氏居蜀已历四世,家族宦迹显赫,父兄皆列班朝堂,位列三品,与何邕家族相似,并属本地显族。“新政富民鲜于仲通”^⑦“蜀大豪鲜于仲通”^⑧,可见其已成为蜀中名门。

但从日后何邕的仕宦经历来看,却并无直接证据显示其受到来自妻族政治权势的关照与推助,而更多展现的是何邕以一己之力在官场奔竞与沉浮的场景。这

①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元和姓纂》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2页。

② 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四载”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67页。

③ 李昉:《文苑英华》卷七百七十六,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089页。

④ 颜真卿:《颜鲁公集》卷六,《四部丛刊》本,第12页。

⑤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元和姓纂》卷五,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54页。

⑥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墓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03页。

⑦ 司马光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四载”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67页。

⑧ 欧阳修:《新唐书》卷二百六《杨国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46页。